

林欣白譯

席勒

生平及其代表作

五洲出版社印行

席勒生平及其代表作

林 欣 白 譯

五洲出版社印行

X154

席勒生平及其代表作

目 錄

席勒的生平與作品		一
回憶席勒		歌 德 四八
席勒與歌德的通信		五九
不得已的犯人(短篇小說)		席 勒 六七
詩三首		席 勒 九六
潛 士 歌		九六
依畢庫斯的仙鶴		一〇八
旅 人		一二一
奧里昂姑娘(片段)		席 勒 一二五
威廉·退爾(片段)		席 勒 二〇〇

席勒的生平與作品

出身及家世

約翰·克里斯朵夫·腓德力·席勒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於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生在符騰堡公國 (Württemberg) 的馬爾巴哈城 (Marbach)。他的先人全都是城市手工業者：麪包匠、鐘錶匠、裁縫匠。詩人的父親約翰·卡斯帕爾·席勒 (Johann Caspar Schiller)，終生渴望出人頭地。在少年時代，約翰·卡斯帕爾曾習外科醫術，任軍醫，後爲准尉。他擔任招募新兵這一乏味的差事，一直陞爲上尉，晚年則做了林務長，符騰堡公爵的植樹官——他悠悠一生的平靜而無甚光彩的結局，就是如此。

假使說席勒時代的德意志——由無數獨立小邦合成的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是腐爛穢臭逼人的一團，那末詩人的故鄉，符騰堡公國，就是一個鮮明不過的例子。在符騰堡，正如在所有德國的地方一樣，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感受到兩重的壓迫：吸血的政府和商業的不景氣，而在這裏比在任何地方還甚的，一切都在坍塌，行將崩潰，而且甚至沒有一絲好轉的希望，舉國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搬走已死制度的腐朽的屍骸。

這個不幸國家的專制君主是卡爾·歐根公爵。許多罪惡的黑名字曾記載在德國歷史的年代誌上，可是與苦命詩人蘇巴爾特^①和少年席勒的命運有密切關係的這個名字，却是屬於德國人民所最痛恨的名字之列。殘忍而荒唐、淫佚而糜費的卡爾·歐根使符騰堡公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他一方面以苛捐雜稅橫征暴斂使得民窮財盡，一方面又大規模販賣屬下臣民。根據與外國政府訂立的合同，德國的諸侯供給外國一個士兵，便可得一百至一百五十個泰勒^②，若有一兵戰死，還可得五百至六百個泰勒。所以他們對於其預約出賣的軍隊損失的多寡是有切膚關係的。無怪黑森加塞爾的儲君，知道在特隆同作戰的一千九百五十個黑森兵死了一千三百五十名，反爲欣然有喜色，寫信給他的陸軍部長說：「上校，您可還記得昔日保衛溫泉關（德摩比利）的三百斯巴達壯士無一生還^③。假若我也能誇我的黑森健兒有此壯舉，我就可謂有福了。請您轉告萌多夫少校，說我對他的指揮極感不滿：交託給他的三百人，在整個戰役期間，僅僅死掉十人！那就難望他能夠奮勵士氣了。」

① 蘇巴爾特（Christian Daniel Schubart, 1739—1791），德國詩人兼政論家，出版「德國紀事」雜誌（創辦於一七七四年），抨擊當局，符騰堡公爵卡爾·歐根繫之於獄凡十年。

② 泰勒（Taler），舊德國貨幣，相當於三馬克。

③ 古希臘史，在希、波戰爭期間，斯巴達王李奧倪大率三百壯士守溫泉關，力抗波軍，皆爲國犧牲。黑森加塞爾儲君引用這段史迹，以掩飾自己的罪行。

符騰堡公爵卡爾·歐根摧殘掠奪如此之甚，斷送人命又如此之多，以至有時甚至他自己也詫異民衆怎麼能夠長久忍受，所以，乘他五十壽辰這機會，下了一道罪己詔，而自以爲是善舉，他在詔書中公開承認他過去罪孽深重，保證從此將善爲治國，「以造福和教化來促進國家」。至於「造福」的諾言，那不過是漂亮的官樣文章罷了。相反地，至於「教化臣民」的話，倒是有些根據的；一七七二年，卡爾·歐根把那教習各種工藝的「軍屬孤兒教養所」改爲軍事學校，不久又改爲學院。

「卡爾學院」（這個教育機關改組後的名稱），不但培養軍官，也培養律師、醫師、甚至畫家和建築家。公爵想把到學院來的學生都養成對他個人抱有盲目盡忠的情感，所以要他們遵守嚴格的生活秩序：他的學生是沒有休假的，他們跟親屬通訊受到嚴格的限制和縝密的檢查，他們跟父母會面也祇有在特殊情形下纔被許可，而且往往有人在場監視；學生們負有彼此偵察的責任，貴族、軍官、文官、平民的子弟各有嚴格的界限，並且嚴禁不同身份的學生彼此往來。卡爾·歐根自封爲該院的「太上院長」。他從前如何對待軍人，現在也就如何訓練和折磨學生。他招收學生進那所新建的學院，是恩威並施的，正如招募新兵時一樣。一七七二年一月，那時席勒才十三歲，他被送進那所他早就不滿的學院，那是違背他父親和他自己的願望的，結果，八年之後，席勒二十二歲那年便離開該校了。

後來批評到卡爾·歐根在教育上的圖謀的時候，席勒就把他的至尊老師稱爲新丟卡利

翁，因為，不像神話中那個丟卡利翁那樣，他不是把頑石化作人，而是把人化作頑石^①。

然而，在公爵學院的疊牆之內，席勒的心靈並沒有化成頑石。伍長的棍子，公爵的重罰，都不能教這個不安心的學生在這「奴隸養成所」（詩人蘇巴爾特這樣稱它）裏多留一載；即使經常被監視的感覺，也不能教這個勇敢的青年沮喪。恰好在這裏，在卡爾學院中，席勒却獲得大量資料，來控訴當日德國的諸侯和統治階級，這些資料就成為他第一部劇本，甚至他全部創作的基礎。

「強盜」

席勒於一七八〇年開始寫「強盜」，當時他還在學院中，那兒一切著作都被學校當局嚴加管制。他時作時輟，在夜間，在診療所值班的時候，在好心腸的僕役的幽靜小室裏草成了各場。這劇本於一七八一年寫成，其時，席勒在醫學系畢業了，奉命赴斯圖加特，在公爵的一個擲彈兵團裏服務，擔任醫師的職務，但無私人執業之權——那是「不獲至尊垂青」的一個明證。

①希臘神話：丟卡利翁（Deucalion）是取火神普洛密修斯的兒子，他的故事與「聖經」中的諾亞相彷彿。宙斯降洪水淹沒人間，丟卡利翁及其妻乘方舟得免於難，及水退，他們夫婦擲石，石化為人，夫婦的成男，妻的成女，人類始得再繁衍人間。

「強盜」是偉大的世界文學名著之一。該劇的情節——兩個結怨兄弟的故事——席勒採自詩人蘇巴爾特的短篇小說。這小說敘述兩個貴族子弟，卡爾和威廉——卡爾年少縱飲，然而是個品質高尚的青年；威廉則陰險吝嗇，毫無一點德性。威廉使用欺騙和捏造的手段，唆使父親與直心腸的卡爾不和，因此使他長兄陷於赤貧的生活。後來，卡爾在離他父親堡塞不遠的地方做伐木工人，因偶然的機會會把他的父親從一羣蒙面盜匪的手中救了出來，這些盜匪就是陰險的威廉遣派來的。父親知道了兒子們的真相。愛子卡爾慰藉他的暮年，而卡爾也不念舊仇，懇求父親饒恕了威廉，威廉痛悔前非，後來在德國遙遠的一隅領導一個虔誠的宗教團體。這個故事是有真事做根據的，蘇巴爾特曾建議文壇上的朋友利用它來寫成更詳盡的長篇小說或者劇本。

卡爾學院中的這個沒沒無聞的學生（席勒）響應這個號召。他以真正劇作家的手，那怕由於年輕而不夠堅強，就在他的劇本「強盜」中體現了那一世紀的思想上和生活上最嚴重的問題。至於席勒，我們在下文會看見，還未能給當日德國那些典型的社會情況以正確的說明，還看不到克服這些問題的可能的方法——那是另一回事。然而，這些問題，在深刻的戲劇衝突中彼此對照起來，就決不會漏出當代人及其晚輩的視野了。

「強盜」是與強有力的德國文學有着血肉關係的，德國文學在僅僅十年之間創造了萊辛的「愛彌利亞·迦洛蒂」和「智者納坦」，歌德的「葛茲·封·伯利興根」和「少年維

特」，蘇巴爾特的抗暴的頌歌和小冊子，「狂飆時代」(Sturm und Drang)的詩人們的劇作。這種愛自由的文學的精神，也就聲勢滔滔的突破了兵舍的牆垣，那裏面住着卡爾·歐根的學生們，與世隔絕，給宮庭衛兵嚴密防守着。席勒的「強盜」是和上面列舉的十八世紀德國古典文學偉大作品的光榮行列直接銜接着的。

該劇的主角卡爾·謨爾，比它的文學上的原型，蘇巴爾特小說中的卡爾，無限地長大了。席勒劇中的卡爾不僅僅是個縱酒不羈的熱情青年。他這種使得來比錫的庸夫俗子爲之不寒而慄的青年學子的淘氣，就是對現存秩序抗議的一種特殊方式。

在第一幕，卡爾就以這樣一個不大危險的叛徒姿態在我們眼前出現，他還不知道他的兄弟佛蘭茲的陰謀，而他就將成爲這個陰謀的犧牲。不錯，這個熱情青年總是急不及待地作夢想：德國將成爲一個共和國，羅馬和斯巴達擺在它旁邊就彷彿是尼庵罷了。然而，他是不大相信他的夢想能夠實現的。卡爾·謨爾，仿照社會上多情善感的風氣，在憧憬着另一種歡愉，在阿瑪利亞懷抱中的寧靜生活。這其實就無異是放棄艱巨的使命：去改革，去改造德國的慘淡的現實，去改造那不知有偉大事業的庸碌文巧的時代。

佛蘭茲習染了德國小暴君們的一切敗行，他的陰險心計使得卡爾不能逍遙於「祖先的林蔭」之下。他的奸謀使長兄得不到父親的歡心和遺產。卡爾覺得不但豐功偉業不容他立，——這是他讀了「心愛的普盧塔克」之後所夢寐不忘的^①，甚至安靜的家庭樂趣也不

容他享——這就促使這個熱情青年憤世嫉俗、離經叛道了：「……我也能夠微笑的，要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向我舉杯痛飲我自己的心血——可是……當父愛轉成了冤仇，天呀，燒起怒燄吧，變成猛虎吧，你，柔順的羔羊啊！」^②。唯有當瀕臨喪失家庭樂土之時——這塊樂土，卡爾相信，乃是人逃避籠罩世間的禍害的最後庇蔭之所，——他，領主謨爾伯爵的繼承人和愛子，纔決心去踐踏現存的一切法律，去做個強盜，替被侮辱的人們仗義復仇，給土豪劣紳以嚴厲的裁判。後來，他曾這樣說：「這顆紅寶石是我從一個部長的手指上搶來的……前任部長的傾覆，做了他往上爬的墊腳石；孤兒的眼淚把他浮起來。這顆金剛石是我從一個財政顧問那兒搶來的，這傢伙把榮譽的官銜和肥缺善價而沽，但是憂國傷時之士就被他拒於門庭之外。這塊瑪瑙，我帶着來紀念你們一丘之貉的一個神甫，他是我親手絞死的，因為他竟然在講道壇上當衆哭哭啼啼，說宗教法庭現在已經沒落了。」^③

然而，卡爾·謨爾雖則認為對這些惡徒予以可怕的裁判是自己的功績，可是，自知裁

① 普盧塔克（Plutarch, 46—120?），古希臘傳記作家，著「希臘羅馬英雄傳」，席勒寫卡爾愛讀此書，因而感發了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

② 譯文根據德文，見「強盜」第一幕第二場。

③ 譯文根據德文，見「強盜」第二幕第三場，按：卡爾做了強盜之後，專切不義之人，他在林中獵切一神甫時對他憤而作此語。

奸惡的利劍也會不由他自主地枉殺無辜，他便不禁戰慄起來了。況且，他又看出：被他摧毀的不過是一些侏儒而已，至於「巨人們」，那橫行德意志的社會罪惡的真正犯人，却依然沒有受到懲罰。

所以，席勒便使卡爾深信：他的「藉不法行為以重興法律」的企圖是破產了。然而，這個慘痛的覺悟，却沒有引導卡爾達到必須爭取另一種更好的生活的思想。卡爾·謨爾，浪漫氣質的叛徒，高尚品質的強盜，他覺得自己是個無知的小孩，無法無天地僱用了「皇天審判」的懲罰之劍，侵犯了報應之權，這權，他認為，是屬於唯一的主宰——上帝的。在第一幕中，卡爾希望能徜徉於「祖先的林蔭」之下，投入「阿瑪利亞的懷抱」之中，而在第二幕將收場的時候，他却渴想能夠隱藏在黑暗的罅隙裏。遁跡於寂寂無聞的陰暗中。祇有當危險威脅到他的伙伴——政府的圍剿隊包圍了柏門林——強盜謨爾纔被迫繼續作戰，同最強大的敵人作力量懸殊的戰鬥。

強盜謨爾之所以不斷動搖，可以用他的帶有宗教性質的觀點，用日益支配着他的信仰來說明的：他認為上帝即使容許惡行，但是在必要時候總會親自來恢復被破壞了的宇宙和諧的。

儘管劇中所宣示的主題意識有點庸俗，然而，比諸十八世紀德國古典文學任何一本作品，「強盜」的寫作技巧是很不平凡的。

逃出符騰堡

「強盜」一下子便吸引了開明的德國人士的注意。一七八一年出版的該劇第一版，並沒有標明作者的名字，但是無論該劇的朋友或敵人都立刻知道這名字了。曼咸（Mannheim）劇場的總經理，倨傲的封·達爾堡男爵（Von Dalberg），竟屈從民主的觀衆的要求，率先自願在他管理的舞臺上演「強盜」，但是提出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是作者得把劇情推遠一點，從十八世紀移到十六世紀。

「強盜」的初次演出，是在一七八二年一月。「劇場的正座就活像一所精神病院」，一個目擊者這樣證明，「爆着火的眼睛，握得緊緊的拳頭，蹬着脚的喧響，嘶啞的歡呼！不相識的人們也彼此擁抱……彷彿在這亂紛紛中一個新的宇宙在誕生。」席勒本人，誰也不覺察的，坐在總經理的包廂裏，默默地慶賀自己的第一個勝利。他祕密地到曼咸去，收得達爾堡給他作爲該劇報酬的可憐的四十四個盾^①，但這本劇却使得德國的劇場都發了財。

「軍醫官」（按：指席勒）這一次和下一次的曼咸之行（或者說，「到外國去」，因

^①德國和荷蘭通用的一種貨幣名稱。

爲在符騰堡凡是不屬於卡爾·歐根治下的德國土地都叫做「外國」，不久就給公爵知道了。公爵所以發怒，與其是因爲這青年詩人的擅自離開，毋寧是因爲他這劇本的內容，所以他便召見席勒，絕對禁止他此後從事「創作喜劇」①，把他送到禁閉所去。並且，他又對席勒聲明：以後那怕是再離開一天，都以潛逃論罪。不幸的蘇巴爾特的命運臨到「強盜」的作者頭上了，當時蘇巴爾特在獄堡的潮濕地下室裏受苦已經五年了②。

和公爵完全和解呢，還是和他公然決裂呢，二者之中必擇其一的時間終於到臨了，而決裂就是要逃出軍隊，逃出符騰堡。席勒跟達爾堡談判，願在他的劇場任職，當劇作家和劇目主任。達爾堡男爵不知道這問題牽涉到擅離公爵那裏的職守，便同意了「強盜」作者的提議。

一七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席勒和他的朋友音樂家希特萊喀（Streicher）——他像席勒一樣是個窮光蛋——逃出了符騰堡。

在曼咸，席勒大失所望：達爾堡不願意上演席勒的新劇本「斐斯科在熱那亞的陰謀」，他知道了席勒「潛逃」，甚至不願意聽到講他與這個青年劇作家再有密切合作的話。小小的一點餘資不久就告罄，要不是當地的一位好太太，伏爾佐根夫人（席勒的學院同學的母

①公爵把「強盜」稱作「喜劇」，可見他的無知。

②（原註）據說，席勒得到准許與這個詩人囚徒會面，他勉勵「強盜」的作者繼續與暴君鬥爭。

親)，招待他宿食，席勒大概會很難堪的。席勒在她的莊園「農堡」作客，在那裏着手創作「露綺思·彌勒小姐」一劇——後來改名為「陰謀與愛情」——和歷史劇「唐·卡羅斯」。

祇因卡爾·歐根公爵絕口不提「剛復的醫師」的逃走，也不採取行動，那就逐漸使得慎重得過分的達爾堡男爵也放心了，而且鼓舞了他跟這個前途大有希望的青年重開談判。席勒那個時期成了曼咸的劇作家；他的「斐斯科」和「陰謀與愛情」在達爾堡的劇場上演，前一劇沒有特別顯著的成功，相反地，後一劇却博得如雷的喝采，令人不禁想起「強盜」的初演。觀眾對於這兩個劇本不同的觀感，是有其理由的。

「斐斯科在熱那亞的陰謀」（一七八三），是席勒的第一部歷史劇。該劇比「強盜」更清楚地表現了詩人非凡才能的一面——善於安排羣衆場面、描繪十分傳神的、富於生活真實性的集體畫像。「斐斯科」可以稱為鮮明的人物性格的薈萃：莊嚴的安德烈亞斯·多里亞與其高傲的姪子贊納丁諾對照，嚴厲的維里諾，高尚而熱情的布戈燕諾，淺薄的花花公子卡爾卡諾，貞節的少婦烈奧娜拉和多情的太后朱麗亞，刺客摩爾人。

該劇充滿了緊張的場面和曲折的情節，但它的中心思想，——社會對「羅馬美德」和共和政制的復興，在精神上還沒有準備好，這點悲哀的認識——本身雖然相當明顯，可是在劇中却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

該劇的中心人物是斐斯科——一種有問題的性格，一個天將降以大任的人，而自己對「時代的敗德」却習染甚深。他是個享樂主義者，虛榮心重，權勢慾強，絕不是一個大公無私的自由捍衛者。共和國對於他祇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如同對於大多數熱那亞的顯貴那樣。他依靠民衆，也依靠謀叛的貴族，夢想着推翻公爵多里亞，然後跨過共和國的屍體，自己披上專制君主紫袍。無論斐斯科在生活道路上遭遇過什麼慘痛的體驗，甚至他不得要刺殺愛妻，——就他的性格和他的觀點的本質來說，他是絕不可能體驗到共和主義抗暴英雄的悲劇的。

在這劇中，真正的共和主義者却是嚴厲的維里諾。然而，却不是他去領導反抗安德烈亞斯公爵（多里亞）和贊納丁諾的作戰。他把謀叛的領導權託給他的朋友斐斯科，可是斐斯科却變成了新的豺狼，「咬死了共和的羔羊」。維里諾相信，站在他背後的席勒也相信，斐斯科「卑鄙地違背了真神」，因為他「藉善行的手造成自己的惡行，以愛國者的手對熱那亞施行強暴」。縱然新公爵斐斯科又仁慈，又公正，又寬大，可是他的身上却披着廢君多里亞的「卑劣的紫袍」，而君主所以穿上紫袍，「爲的是血紅的色彩可以遮掩他們的惡行痕迹」。因此，斐斯科也就承受了暴政的遺產，承認暴力的原則：殺害自己同類的權利。爲了這緣故，維里諾把他殺死了，並不怕「在自己胸中感到全人類所不能填補的空虛」。維里諾爲共和政體而立的功績，就在於此。然而，他立功之日，却正是他對爭取共

和政體的戰鬥失去信心之時，況且，那時候他「走向安德烈亞斯那邊」了，他寧可容忍舊日的暴政，而不能坐視「以美德的手」藉瀆神之行爲建立的新暴政。

「斐斯科」所以不能夠像「強盜」那樣征服德國的觀衆，就因爲這齣「共和悲劇」的主角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而共和思想的代表，維里諾，也不是事變的推動者，不是劇情的原動力。

「陰謀與愛情」

席勒的第三部劇本「陰謀與愛情」（一七八四）給予社會人士的印象要大得多了。當然，萊辛的「愛彌利亞·迦洛蒂」，歌德的「葛茲·封·伯利興根」，乃至席勒的「強盜」和「斐斯科」，都是同一傾向的戲劇。但是，在「陰謀與愛情」中，受壓迫的民衆的無權，却被反映得特別充分，特別帶有戲劇性。席勒不怕率直聲言：「劇中事件發生於德國某一宮庭中」。學者們曾經斷定：許多劇中人——議長封·瓦爾特，寵姬彌爾福德夫人，祕書鄔謨——其原型就是符騰堡公爵左右的真實人物：部長蒙馬登，卡爾·歐根的情婦佛蘭西斯卡·封·霍亨威，狡猾的平民知識分子維特烈德，他在符騰堡行政機構中佔着重要地位。當然，問題不在於此。在任何一所德國劇場的舞臺上，「陰謀與愛情」這個劇都能夠一樣地打動人心，因爲專橫與暴力，狡詐的陰謀與合法的荒淫，是當時德國所有宮庭司

空見慣，到處皆然的。

席勒，從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和「奧塞羅」中借用了個別的場面用在自己的劇本裏，却能夠天衣無縫地把它們移植到德國現實的環境中來。這劇本的現實主義和濃厚的民族色彩，甚至在它的語言上也表現出來。席勒的戲劇沒有一個具有這樣個性化的臺詞，像這個劇本一樣充分顯露了每個人物、每個社會集團的心理特點。甚至露綺思與斐迪南的說話（斐迪南，乃是獨特的抽象的「時代的喉舌」），近乎「強盜」和「斐斯科」之悲壯的語言，也顯得很自然，純屬剛好對周圍現實有了新觀點的天真青年吐露非凡之見時的口吻。

「陰謀與愛情」寫出宮庭貴族與小市民的衝突——封·瓦爾特議長之子（按：指斐迪南）屬於前者，他的較高的軍階和大學教育就是得力於這環境；而小市民羣在其命運和傳統上是同廣大民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斐迪南所愛戀的露綺思就是屬於這一羣。

席勒選擇職業音樂家的老人彌勒做露綺思的父親，是很成功的；他用老人的家做這兩個社會發生衝突的地點，也是很成功的。音樂家，來自民間，鑽研藝術，養成了較細緻的感情，較高尙的思想方式；一個屬於上流社會的學生來他家拜訪也是人情之常吧，所以斐迪南眷戀露綺思的感情就可能很久沒有被發覺了。

那個具有新的「開明」見解的貴族青年斐迪南，竟愛上了平民音樂家的女兒。可是，